

皇朝文鑑

三十九



宋刊文鑑

琴川張蓉鏡精  
校補完善本

第苑冊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四

記

撫州新建使廳記

王 无咎

定平凝壽寺塑佛記

張 舜民

大雅堂記

黃 庭堅

汲水新渠記

陳 師道

咸平縣丞廳醕醪記

張 耒

雙槐堂記

張 耒

照碧堂記

晁 補之

新城游北山記

晁 補之

三

一

自元

高廟碑陰記

唐 意

拱北軒記

鄒 浩

易庵記

唐 庚

顏魯公祠堂記

唐 庚

絳州思堂記

張 繹

撫州新建使廳記

王 無咎

善為政者急其所急以及其所緩而經理於緩急之際亦各有方不善為政者反此若夫教化以奪其未順之心衣食以厭其必得之欲蔽不可留之獄訟恤無所告之老窮簡閱官吏崇其善而替其



惡此最其所急而不可緩者也。至於城池之所以備豫，解舍之所以興居，倉庫之所以出納，以及臺榭廐驛亭圃之區區，且革而革，宜修而修，此差可以緩而不可廢者也。故夫用事於一州者，得宏敏周通之君子，則將能周旋裁處，急當其急，緩當其緩，常不繆於序，而其間又周旋經理，使其利足以掩害其損，足以爲益，薄費而厚得，近舉而遠存，不然得鄙近偷墮之吏，則其裁處多不能當其序，而經理又不能適其宜，如前之云云者，此後世之通患，而誼儒法士所爲發憤思古也。治平二年四月五

日撫州之廳成，太守司農少卿錢公暄革唐刺史危全諷之所建也。蓋全諷之建，當天祐之元年至今，殆二百年，而其勢將壞，故公始議革之，而方是之時，公之爲州已踰年矣。其政令已行，而吏民順諧，歲常有年，獄訟清簡，公夷然無爲也。於是使四縣之令各致其材，而不自憚其煩，繆繆督視，故能以旬有二日而成。旣成，則其規摹高廣，皆踰於舊，而其始又以智損其中，六楹故使坐其下者宛轉四顧，豁然虛曠，稱夫臨堂堂千里者之勢，其用於事而善如此，真所謂宏敏周通之君子哉。噫，天下

之有撫州而撫州之宜有治廳者固無窮而治廳之內太守之迭處而迭去者亦無窮也然則今日之役不有文字之曲折以託於無窮之間則後之人孰知夫爲是役者自吾錢公始而爲之又適當其序且有方也故無咎承公之命不敢辭以不能而遂爲之記云

定平凝壽寺塑佛記

張舜民

定平縣山不如水水不如寺寺不如凝壽山無名而水有名寺無不得山水而凝壽居其勝水西爲縣東爲凝壽負夕陽見里社重樓複道繚絡上下

煙際隱顯望如屏障間寫出故遊者不憚其勞而居者不奪其樂予始遊寺有大明堂佛居中黃金之膚五色之衣美哉從者具而皆土面骨立制度尚未明然予亦知其爲佛之尊也後予再遊而良前佛之背又於壁中隱出爲半見之佛而從者非向相似而所謂九耀者爲之也佛御輪乎其中矣異矣夫九耀昭昭在天寧卑乎而顧爲臣僕如是邪豈於教自有所本而予未嘗學而不能知也歟又安知不曰九曜五行之正氣尚臣吾佛况於人乎故王法則曰吾不知畏而飲食男女常久之道

或一受教俾之。斷棄至於終身。不敢復有其設術之甚。無若此者矣。夫此則予何能爲哉。至於有善地。不爲民居。候館而多聚。斯類然。其獨凝壽哉。天下之所共歎者此也。

### 大雅堂記

黃庭堅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間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畫畫。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

三十五

文益八四

甲

俞允

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

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  
渙然冰釋於斯文者乎。

汲水新渠記

陳師道

汲。句如簫。其闕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葭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爲沙。蔡水是也。其出爲陰溝。溝至汲。儀其下爲渦。別爲汲。汲至蒙。別爲獲。餘波迤于淮陽。東歷蕭。彭城于泗。注謂鴻溝。官度留。獲。丹。汲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旃然入焉。即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有汴水。又有狼湯。而受沛。蒙有獲水。首受留。獲至彭城。入泗。以

三〇六十一

文八四

五

陳正

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爲滎者。濟之別。滎波。旣豬者。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沛。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葭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葭蕩無出留。獲無始。蓋略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汲。爲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叙渠源。或河



或沛或河沛合其說不一次其所經紛錯悖戾而志亦闕略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入于汭灌注兗豫永平中遵道汭自滎陽別而東北至千乘入于海而河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于汭大業初合河索爲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爲臭河於畿爲白溝於宋爲長沙於單爲石梁於徐爲汭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蓋自三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

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爲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西河因故作新支爲大渠合于東河以導滯而接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旣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詞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道以成其名其仕善義不畏不侮以登于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弟獨有見於末者何也夫善

爲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爲之書。

咸平縣丞廳醑醕記

張耒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爲咸平縣。先是，章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幸。旣爲縣，卽以宮爲縣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爲尉舍。熙寧某年，始置丞。於是遷縣尉於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醑醕，問之邑之老人，則其爲樞密府時所種也。旣老而益蕃，延蔓庇覆，占庭之太

半其花，特大於其類。邑之醑醕，皆出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休，必有珍麗可喜之物。而後敢陳，是以獨秀於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自天寶以至於周，歷歲數百，天下未嘗無戰。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常至於大亂。自安史以來，蕃鎮四據，而天下無寧國。降及其末，分裂攘奪，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閭之中。惟我藝祖，神宗受天休命，神武四達，馬首所向，破滅摧伏，於是斲百年之蟠據，合歷世之分裂，數百年間禍根亂源，燹剪堙塞，大掃而無餘矣。肆我章

聖皇帝誕承祖武以無忘大功寬賦薄征順天養民四方無虞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蠱敗醫者既已擊逐鈞取其累年之蠹矣而後爲之調利撫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強也由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於章聖而天下之人如復見大治之全國嗚呼亦可謂盛矣於是封太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方以明示得意聞之古者天子巡幸所至郡國必建原廟所以廣孝恭示後世而況當太平之盛時講一卅之大禮八鸞之所經六龍之所駐可以昭後世示子孫以爲歷世之大訓成法

者宜如何哉是宜一草木一瓦礫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忘祖宗駿功成烈而使知夫百餘年間地平天成養生送死無憾者誰之力也醑醪之生當是時蓋嘗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旄頭屬車皆爲一時之物矣可不愛哉

雙槐堂記

張耒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爲也其心樂而爲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爲者有成而

而無難。古之御史也。爲法不苛。其勤惰踈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有一於此。一歲之日。數計畧刻。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爲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爲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此時。吏起不待晨。卧不及暖。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宗器用弊乏。

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於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爲欺給。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爲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完潔。足以宴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爲名。夫王君豈以謂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

訟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  
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於  
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  
吏之弊而爲之哉夫古之善爲政者不佚而常安  
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於此矣於是爲之  
書

照碧堂記

晁補之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  
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闐閤人  
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

三十五

文選八四

十

必中

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爲寬閑之土而樂之豈  
特人情倦覲於其所已厭食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  
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昃而食夜分而息  
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  
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  
遠絕之地要小休而暫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  
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  
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爲勝也宋爲本朝  
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府爲南都而雙門立  
別宮故經衢之左爲留守解面城背市前無所達

而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  
臨之歲久且圯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  
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  
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東諸侯之宅無  
若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費爲錢七千  
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厨傳故能有餘積以營  
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可以放懷高蹈寓  
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帆檣隱  
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  
以爲火正曰閔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

東雙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  
馳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  
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穿  
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勲名忠義則愈遠而彌  
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  
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  
盡意若遐鷺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斌湖光瀰  
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  
紛紜柳搖而荷靡鷗鳥盡儻客顧而嬉翛然不能  
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爲勝雖屢於吳楚登覽之

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懷徕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之頃爲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悴然昔之豪傑憤排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太息峴山之顛祜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爲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已而公再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者有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爲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爲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媿與蕃之賢於此乎未辨廼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累之上也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己爲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爲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郡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

新城遊北山堂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

如人卧者如虬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  
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蛇其上有鳥  
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峯  
高絕有蹊介然可步繫馬石觚相扶携而上篲篠  
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  
迎與之語睜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  
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  
值旣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  
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九月  
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

上窻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  
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鬚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  
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旣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  
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高廟碑陰記

唐 意

滁之西曰豐山其絕頂有漢高帝廟或云漢諸將追  
項羽道經此山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爲高帝  
生日遠近畢集薦肴觴焉意嘗從太守侍郎曾公  
禱雨於廟因讀庭中刻石始知昔人相傳蓋以五  
月十七日爲漢高帝忌日按漢書高帝十二年四



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

注自崩至葬凡二十

三疑五月十七日必其葬日又非忌日也以曆推

之自上元甲子之歲至漢高帝十二年四月晦日

是年歲次丙午凡積一百九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三年

二千三百九十四萬九千五百九十一月七億七

百二十四萬六千八十五日以法除之筭外得五

月朔己酉十七日乙丑則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

班固記漢初北平侯張蒼所用顓帝曆晦朔月見

弦望滿虧多非是故高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食

夫日食必於朔而食於晦則先一日矣豈非丙寅

三丁之甲

文法四八四

十四

俞元

乃當時十七日乎不然歲月久遠傳者之失也遂以告公命刻其碑陰

拱北軒記

鄒浩

拱北軒者所居對堂之小軒也昭人屋向皆東南獨此居面北軒又正在北方先聖言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取以名焉因竊自念君者北辰也拱者也羣臣者衆星也拱之者也今在內爲輔弼爲侍從爲六曹寺監之屬拱北可也在外爲監司爲守令爲諸路郡邑之屬拱北可也而浩則名除于仕版身廢于炎荒旣已隕墜而爲石矣尚奚麗

天者之擬邪。又竊自念所除者名耳。拱北之心未嘗除也。所廢者身耳。拱北之心未嘗廢也。夫未嘗除而自除之。未嘗廢而自廢之。非浩所忍爲也。浩於是軒朝夕焚香。稽首再拜。上祝皇帝壽千萬歲。長與天同久。與地並拱于內者。輔弼盡輔弼之道。侍從盡侍從之宜。六曹寺監之屬盡所以爲六曹寺監之職。拱于外者。監司盡監司之分。守令盡守令之才。諸路郡邑之屬盡所以爲諸路郡邑之務。上下相承如源流之一水。先後相應如首尾之一形。自京師而環矚之。雖遠在蠻夷戎狄之外。猶且

四序平。萬物遂。重譯效貢。拱我聖人。而况九州之內乎。和氣浮于上。則景星見。卿雲飛。和氣動于下。則朱草生。醴泉湧。凡是祥瑞之物。莫不紛紛畢至。祖宗之功德由此而彌光。廟社之安榮由此而彌固。前古以來未有太平若此。其盛焉。浩之所以拱北在是而已。且既已爲石矣。亦必有觸之而起者。始自膚寸。旋充太虛。於時滂沱。未必無助。然則區區素定之心。又安敢自棄而莫之篤歟。又竊系以詞曰。七曜兮可西。五嶽兮可移。我心湛然兮如初。時我不見窮達得喪之殊塗兮。惟拱北之知噫。高

高無私芳日監在茲

易庵記

唐庚

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宜先客曰何也隱居曰注易誤猶不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隱居為知言與吾之說大異蓋六經者君本之致治也漢時決疑獄斷國論悉引經術茲豈細故而易言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道道者物之所以生萬物者人之所資以為生一物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子遺矣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誤豈至是哉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隱居注本草矣故知本草之為難而未嘗注經故不知經尤為難而不可率易如此世以不服藥為中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吾用易不審陷難幾死今幸閑廢方且據庵孰讀而深思之復書此二本其一以自警其一以寄二子焉

顏魯公祠堂記

唐庚

上元中顏公為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

三十三

文監八十四

十一

元

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  
強叔來尹是邑始爲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  
爲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  
爲所陷焉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  
見隕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  
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  
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終不能  
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士之成敗存  
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爲得計不亦謬  
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善士爲未足又  
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  
則方且欲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蓋其志  
所願則超然慕於數千百載之後而況於公乎公  
之功名事業已絕於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  
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  
與彊叔登離堆探石堂觀其遺迹而味其平生則  
公之精神風采猶或以想見也夫

絳州思堂記

張繹

金臺太守時候默而好深沉之思下車之六月作  
堂於治所之東偏命之曰思且將進思盡忠退思

補過以盡吾之才也。客有難者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而子欲思之耶？侯笑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人道之常也。吾又何思？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天道之常也。吾又何思？子見世之人，矯情亂志，拂類以成其行者乎？富貴之未來則爲之巧語軟熟，視人有詡詡乞憐之色，不得則戚戚以爲憂，患難之來則爲悲愁無聊之聲，鼠匿鳥伏，若不可容，以僥倖險阻之萬一，不得則戚戚以爲憂，嗚呼！是未來者果可來，而既來

者果可去耶？夫惟不知有是理而強思之也。天下始紛紛多事矣，是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也。子所謂不思，殆謂是歟？客曰：然。侯曰：子徒知有不可思而強思之，庸詎知當思而不思，又患之大也。耶客愕然。侯指曰：子見庭中之杏，當未春時，櫛然一枯株耳。然則春而華，秋而落，果何有耶？子能思其所以華，思其所以落，則死生之理盡矣。子見坐隅之燭，當中夜晰晰，可以見幽隱，仆之則瞋目不見。丘山果何物耶？子能思其所以見，思其所以不見，則鬼神之理盡矣。孔子所謂學而不思則罔，孟

子所謂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是也不然子欲捨是而求道家者流浮屠之說去人情絕思慮塊然坐乎窮荒之域視吾君臣父子泛泛若江湖之適相值也頽靡壞蕩不自收斂且曰吾之道將自同於獸死木爛而已吾又何思嗚呼是道也吾不知其果何道也耶而子不願學之耶於是客始茫然自失因撫髀而為之歌曰春雨濕兮花卉香秋風落兮露以霜往一來天地之常彼不知兮何自苦而茫茫思乎思乎吾君臣父子兮真道之奧而德之光客去侯懼其言之不傳也樂與學者共之也遂

二〇十二

皇朝文鑑卷八十四

一十九

集七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四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五

序

重修說文序

徐鉉

贈翹植彈琴序

柳開

龍圖序

陳搏

弈碁序

宋白

御覽序

田錫

留別知己序

向敏中

柳如京文集序

張景

送魚曾推赴南海序

穆脩

二〇八

唐柳先生文集後序

穆脩

景祐鹵簿圖記序

宋綬

輔弼名對序

劉顏

送張損之赴任定武幕職序

劉牧

重修說文序

徐鉉

臣徐鉉等奉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七日蓋去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為之大輅載籍為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於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



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文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近以篆籀爲奇恠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

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爲不妄矣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爲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



聞蓋篆書堙替爲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群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認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復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學。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洵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沔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旣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曾非呂氏之精。塵瀆聖明。若臨冰谷。

贈麴植彈琴序

柳開

我聽子之琴。實聞其聲。不能知子琴之音也。獨坐永日。冷然不休。嗟乎。我是病於子矣。子本謂我能

知其音將欲宣其心而達其志也。豈徒然乎？爲子我悲矣。不幸因子琴之悲而竊自感而自悲也。子果能爲我而聽其言乎？子之琴有似于我之文也。力學十餘年，非古聖賢人之所爲用心者，不敢安。于是學成而業精，行修而德廣，希于古之知己者，不可從而見也。徒勤勤而至于今矣，尤乎人不我知，誠之而莫所遂其求也。甘自放于東郊矣。聽子之琴，感我之悲也。亦將自尤而自責矣。又何外尤于他人乎？始自求于人，今知己之爲過也。棄俗尚而專古者，誠非樂于人而取其貴者也。獨宜其自知而自樂矣。用是而得與子言乎？子以琴之能見於我也。將謂我能識其音而辨其功矣。我豈果能專爲子識其音而辨其功乎？易子之願也。我亦如是矣。我聽子之琴，尚不能識其音而辨其功矣。人豈反能觀我之文也。而能爲我行其言而盡其道乎？故知人不我知者，亦無尤也。與子務于古者也。知之者不足取于外也。誠乎已而已。子聞此之言，固亦信哉。我之感而悲，不爲妄也。子試謂我而思之，將見子亦鳴而不禁矣。

龍圖序

陳搏

且夫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也  
今存已合之位或疑之况更陳其未合之數耶然  
則何以知之之答曰於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  
所以知之也九卦謂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之九卦也况夫天之垂象  
的如貫珠少有差則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於盈  
萬比累累然如係之於縷也且若龍圖本合則聖  
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其形其象聖人  
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  
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  
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盡

四十六

文監八十五

五

成

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用後形一六無位上位去一

下位又顯二十四之為用也茲所謂天垂象矣下

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五位言四方中央也皆明五之用也

上位形五下位形六十分而為六五位六五三十數也形坤之象焉坤

也六分而幾四象成七九八四象地六不配謂中央六也一分在

南邊六幾少陽七二分在東邊六幾少陰八三分

在西邊六幾老陽九惟在北邊六便成老陰數更

無外數添也 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

亦形二十四上位中心去其一見二十四下位中

六旬周於二十四氣也故後既合也天一居上為  
道之宗地六居下為氣之本一六上下覆載之中

陰陽進退皆用二十四

運四十九之數為造

化之天三幹地二地四為之用此更明九六之用

四幾九為乾元之用也九幹五行幾數四三若在

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成八卦者三位也謂

四只兩位兩位則不成卦躰是無中正不為用也

二與四在陽則為孤陰四二是也在陰則為寡陽

七九是也三皆不大矣哉龍圖之變歧分萬塗今

弈棊序 宋 白

投壺博弈皆古也禮經有文仲屋所稱弈之事下無

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

者也故聖人存之觀夫散木一枰小則小矣于以

四〇十一 文選八二五 六

見興亡之基枯棊三百微則微矣于以知成敗之

數是故弈人之說有數條焉曰品曰勢曰行曰局

品者優劣之謂也勢者彊弱之謂也行者竒正之

謂也局者勝負之謂也品之道簡易而得之者為

上戰爭而得之者為中孤危而得之者為下勢之

道寬裕而陳之者為上謹固而陳之者為中懸絕

而陳之者為下行之道安徐而應之者為上疾速

而應之者為中躁暴而應之者為下局之道舒緩而

勝之者為上變通而勝之者為中劫殺而勝之者

為下品之義有淺深定淺深之制由乎從時勢之

義又有踈密分踈密之形由乎布子行之義又有  
利害審利害之方由乎量敵局之義又有安危決  
安危之理由乎得地時有去來乘則得之過則失  
之子有向背遠則斷之感則窮之敵有動靜緩則  
守之急則攻之地有廢興多則破之少則開之能  
從時者無不濟能布子者無不成能量敵者無不  
勇能得地者無不彊然從時之權戒乎遷布子之  
權戒乎欺量敵之權戒乎忽得地之權戒乎貪無  
謂品高而怠其志怠即將卑無謂勢大而驕其心  
驕即將羸無謂行長而泄其機泄即將疲無謂局

盛而志其敗忘即將危若然則制術於未形之前  
識宜於臨事之際轉禍於垂亡之間俱此道者為  
善弈乎引而伸之可稽於古彼簡易而得之寬裕  
而陳之安徐而應之舒緩而勝之有若堯禪舜舜禪  
禹乎彼戰爭而得之謹固而陳之疾速而應之變  
通而勝之有若湯放桀武王伐紂乎彼孤危而得  
之懸絕而陳之躁暴而應之劫殺而勝之有若秦  
併六國項王霸楚乎是故得堯舜之策者為首得  
湯武之訣者為心得秦項之計者為趾焉抑從時  
有如設教布子有如任人量敵有如馭衆得地有

如守國其設教也在寬猛分其任人也。在善惡明其馭衆也在賞罰中其守國也在德政均。至于怠志而驕心。泄機而忘敗。非止圍棊將規家國焉。故曰。弈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者也。故聖人存之。

御覽序

田錫

臣聞聖人之道布在方策。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跡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非獵精以爲鑒戒。舉要以觀會同。可

爲日覽之書。資於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矧王者機務餘暇。端拱穆清。所宜不勞躬而得稽古大端。不煩覽而達爲理大意。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上補達聰。而天啓微衷。神佑私志。近因宣召。面得敷陳。可以銘於座右。隅者書於御屏。可以用於帝道者。錄爲御覽。今經取帝王易曉之意。史取帝王可行之事。子或摠於雜錄。集或附之。逐篇悉求。切當之言。用達精詳之理。覽之詳其義。則事與機會。用之得其時。則名與功偕。冀以塵露之微。上裨高深之德。即嗣聖功業。與堯舜比。崇生靈富壽。在義

軒之上

留別知己序

向敏中

古者無患身不立患道之不彰偉哉達士之格言  
人倫之妙端也敏中始學于六經舊史氏見砥名  
勵行濟時於有道者則臨文慨慕景遺範而耿光  
見竊榮冒進致身於非據者則執卷窮微想前事  
而太息頃歲嘗侍立于先人謂予曰矜功者弗立  
僥望者勿成無徇俗以強媒苟名而自是三省前  
訓克荷靡忘既予忝官聿來南夏終朝若厲臨事  
且繁惣地千里成賦百萬編民剛勁庶務稠雜約

文正公五

成

乎風土陋豫章之奧壤比其井制越金陵之上邦  
布術憐從繩之理化民無偃草之謠迅速周天迭  
換四稔忽奉宸詔俾歸闕庭駕言于邁中心鬱然  
同年執友通才巨儒咸賦以序文歌詩送別者多  
矣其間探味述作希閱詞旨大約以踐清華居近  
密名器偉重組紱超峻爲進身之望也激揚之意  
雖知己之虛談潤色之詞復文士之恒態豈若出  
直言以誠之垂有益以喻之使敏中于太平之朝  
彰其道成其業去邪助正嫉惡揚善移風以變俗  
浚偽以復古則可矣將逮于竊榮冒進之輩豈可

得乎。况立性甚拙，揣心愈踈，嘗以居人臣之位，握刑賞之柄，煥耀當世，貴飾後昆者，宜乎富乎道德，飽于忠鯁，求于至理，盡于至公，然後不求名而名自彰也。不竊榮而榮自至也。設不能量力以再思，約己以務進，逐本徇末，爭利忘義，心為蠹螫，面作狐狸，縱我冠鳴珮，左金右玉，上倚千尋，一去九萬，躡跡于賢人君子之右者，復不愧歟。願言故交，勉樹令德，俟他日將前言以辨釋之，則知敏中平生之志有在矣。

柳如京文集序

張景

一氣為萬物母。至於陰陽開闔，噓吸消長，為晝夜為寒暑，為變化為死生，皆一氣之動也。庸不知幹之而致其動者，果何物哉？不知其何物，所以為神也。人之道不遠是焉。至道無用，用之者有其動也。故為德為教為慈愛為威嚴為賞罰為法度為立功為立言，亦不知用之而應其動者，又何物也。夫至道潛於至誠，至誠蘊於至明，離潛發蘊，其至而不知所至者，非神乎哉？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經典，孟軻之拒楊墨，韓愈之排釋老，大小雖殊，皆出於不測而垂於無窮。



也先生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拯五代之橫流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非先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離其言於往跡會其旨於前經破昏蕩疑拒邪歸正學者宗信以仰以賴先生之用可測乎藏其用於神矣然其生不得大位不克著之於事業而盡在於文章文章蓋空言也先生豈徒爲空言哉足以觀其志矣今緝其遺文九十五篇爲十五卷命之曰河東先生集先生名氏官爵暨行事備之行狀而繫於集後

送魯推赴南海序

穆脩

爲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於公有悖於理知而必言己之可爲耳言而必從豈己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爲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爲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曰盡其職而已矣上言者賢已當公而輔之不賢已當公而正之賢不賢自主彼之材輔與正非己之職歟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反有之矣於其職也實無媿焉今之從事二人者或莫率是道

不涉於欺則陷於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  
是宜順之於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爲人佐遂能  
無一言爲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即彊出白黑以  
紛亂之此非欺而何居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  
不明是宜直之於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爲人佐  
言不吾專力與爲敵徒速悔累曷若附離唱和取  
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  
其位事其人既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唯職  
所宜而已矣魚君以辭學中名自邑佐而遊郡幕  
皆有所稱今將復佐於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也

方聞其長則是天子諫臣實接僚屬當獎正與直  
用是以往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于理予見  
南海之政獨追於古而荒夷之民浹其惠也

唐柳先生文集後序

穆脩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  
其才始用爲勝而號專雄詞詩道未極其渾備至  
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  
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柳平淮西雅章之類  
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萃然從唐德於盛漢之  
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

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纒  
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  
集家爲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者訪善  
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  
或他書不暇持。獨齎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  
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而惟  
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  
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旣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  
其書。聯爲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  
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蹟。

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  
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刪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  
就真爾。因按其舊錄爲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  
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厭。我以  
韓旣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  
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  
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  
九年秋七月。河南穆脩伯長後叙。

景祐鹵簿圖記序

宋 綬

古者黃帝氏。創軒冕之容。列營衛之警。輿駕儀物。盡

本於此唐堯彤車有虞鸞鳥和夏后之綏商人之路  
周官有司常巾車之職虎賁旅賁之從三五之際  
其所由來尚矣秦六國兼屬車九九之數漢上甘  
泉備千乘萬騎之衆自時厥後損益可知歷李唐  
之艱屯接五代之卑替風流文物蕩然罕餘我  
藝祖挺神武之姿膺樂推之運靈斷電掃王略載  
清縣蒞示天子之尊黃屋削諸侯之僭始議郊饗  
即諏典文宰司儒臣討求揚摧補緝漏目崇飾新  
規扞衛旣雄羽儀兼備初吏士所服皆用畫帛被  
襲且久汙蟻不鮮乃命易以厚繒加之文綉采綵

相錯煥乎一時若繼代相傳洎代國所得於古戾  
者必褫去其制朴者必增華自是天時報功洛壇  
拜况遺老嗟胡舊章頓還二宗繼猷慎守不則  
柴泰兆耕東廛篆石仙閣薶牲汾澗順風訪道  
案歷上陵巡祭便蕃威容震耀羽旄輿馬咸慰夫  
東西人之望焉在昔蔡邕十意首著車服之目范  
畢緒成其事史官頗續此作其旁記別錄又有董  
巴徐廣周遷數家中朝江左亦嘗圖鹵簿至道中  
詔翰林承旨宋白與內侍畫郊丘仗衛絨在秘府  
景德中資政殿學士王欽若上鹵簿記三卷敕付太

史蓋古今之論其詳可得而觀 皇上紹庭正統  
拱已中宸眷德天成而日躋洪化火馳而風偃崇  
儒嚮學文之經也講兵訓武士之畏也奉先登侑  
禮之大也度曲接神樂之廣也包文武以居業總  
禮樂而播憲則清光景鑠可臆度而遠數哉粵再  
郊之明年命華光侍臣圖寫大簿是時臣充儀仗  
使督攝容衛又以太僕奉車承被顧問官守之事  
得以周知乃與侍講馮元侍講孫奭議曰前二圖  
書寫形紀事不相參會蓋象設而又文陳乎繇是  
著爲圖記十篇名物夥多但續其居首者非有小

異不復重出先標其形制後載其因造有未周盡  
復具於末篇別依兵部字圖書畫橫幅其軸織采無  
漏合丹青而不亂非見聞之異辭天行星陳莫斯  
爲盛嘻夫聖人制情之動防民之踰爲之辨貴賤  
名數之差著陟降進止之節訓之以物則顯之以  
器服故方軫圓蓋以觀法象鏤錫辰旂以昭聲明寢  
兕持虎以養其威升龍左肅縣以副其德天下尊之  
百官奉之邪心弗萌亂原以消非謂尚文貌之繁  
矜紛華之飾我后之置圖自正觀古作鑒者其是  
之謂歟歲在戊寅燔祀有期敕內省副鑿監逮屬

艱難常從領護其屬重飾帝車爰及法物並加釐  
正詢博士之論擇國工之工巧惟藻絢臻夫典美  
臣又適分使節專職禮儀因念曩編宜益今制而  
名標天聖事從景祐義則非順理當改爲輒取近  
所修正各附其下他即如舊仍以親政之初元冠  
其篇題表一王而大居正也荐塵衡石之覽將謹  
名山之藏庶幾裨中經丙部之餘爲官注一家之  
說耳

輔弼名對序

劉 顏

昔者三王咸設四輔一曰師二曰保三曰疑四曰

三十五

文九十五

十六

六

丞俾居左右前後各主訓護論思又建三公以惣  
百揆書曰夢帝賚予良弼又曰弼予一人是四輔  
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故西漢汲黯曰天子置公  
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則三  
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明矣皆所以勗仁勸道補政  
益德申朝廷之大義固社稷之長策致君上於無  
過措國家於不傾出入詢謀言動獻替者也是以  
持平守正審情切事中於時病合於物心一言之  
發足以廣其聰明一語之行足以垂其法度此乃  
輔弼之臣應對之名者也苟其不善過與不及之

者或有問大而應細詢要而對迂訪真而述偽咨  
易而答難若是欲聰而塞欲明而昏法度可垂未  
之聞也夫子曰舜好問好察邇言謂近言而善者  
察而行之蓋得其情實適於理致不必奇遠然後  
聽從此古之帝王求其論說之本意也夫舜與三  
王治殊而道邈論說之語質略而深末塗難守惟  
漢至五代跡顯而時近問答之辭聞見者洽後世  
易法可酌中道垂訓來世顏竊不忖揆私務纂述  
失意窮處宅心遺事探經濟之策考撫實之議斷  
自西漢迄于周朝凡一十九代之君臣僅千二百

久

年之問答皆朝廷之至務社稷之令猷或閑治亂  
以發明或繫安危而辯列足以施諸廊廟利於國  
家經又可行本末具載凡四十門門中各起類例  
以陳警策又為序論以示抑揚其下或逐臣或逐事  
有所隱塞曲為申明并目錄共四十一卷命曰輔  
弼名對其間亦有位非公卿言是輔弼不可廢者  
兼而錄之又有虛論浮談讒言輕議雖輔弼之士  
亦不取焉且太史吳兢撰貞觀政要止述太宗一  
朝又宰相趙瑩著君臣正論惟載唐室一代其實  
多採章疏不能純取問答且章疏多則有踈間之

敝問答少則失親切之詳以至虛論浮談謔言輕  
議錯雜其間精粗相半將恐垂訓不廣而取信不  
深故自歷朝專採名對庶幾賢人君子輔弼聖帝  
明王詢于芻蕘無棄顛頽也已

送張損之赴任定府幕職序 劉牧

我國家以仁策馴有北四十年矣歲時遣使挈詞  
弊修聘事焉朝廷有大慶及大事亦罔不與足蹈  
吾境目觀吾民斂手帖帖如家人焉故朔方之民  
往往老者忘父兄之讎而壯者不識戰鬪事何以  
言之長老常爲牧言邊防事云兩河間夷未通好

時其民過隣里親舊家必帶刀劍霜降農閑里胥  
鄰長會民習古戰陣之法居常畜健馬乾食寇至  
裹糧持劍帶甲上馬不悔戰死以怯爲耻通好後  
中年戴白之叟入武庫指兵器亦尚能辨其名物  
與其使用當時老者今已死矣當時壯者今已老  
矣子孫生來見聞保障不驚城池不空開門逢迎  
不相危疑食稻衣錦養移於體雖其風俗耐辛苦  
尚武勇而無事以來習熟爲然亦少殆矣朝廷旣  
以朔方爲安凡治邊郡縣文武之任循例而授士  
之從政選懦不材者貪其飲食賜予十倍內郡不



憚其去輕揚急進者貪其階級知遇其勢易獲亦  
十倍內郡咸樂其補故今言邊任者粉墨雜糅矣  
噫凡人有家雖無事時未嘗一日不嚴門庭之限  
藩籬之固其與人也雖親戚友善許相死生亦不  
忘去內外之別川者腰舟具焉山者獸獲存焉為  
人牧民者如之何不之思也在易復象曰先王以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釋者謂四夷為中國之陰王  
者必却而外之先王閉關而却外所以擬其象也  
必至日者乘陽長陰消之際設備務速明不可後  
時也商旅不行小人喻於利亦防姦之謂也天之

愛民久矣必為生智者以謀之損之是行豈貪飲  
食速知遇之徒歟損之居常與人言必慷慨時事  
今其行有日同年友弟劉牧取酒酌勸侑以言曰  
今夷人保信誓河北固無恙第其民之疾苦治之  
得失物之利害將盡忘之乎而又職事官之任平  
居時則投壺雅歌奉樽俎之驩與記奏之事在軍  
旅則參謀畫擁楯騎馬而裁檄書北方多賢諸侯  
如訪損之以政者則當思所以應之勉樹功名無  
為具腰舟設獸獲者笑之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五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六



皇朝文鑑  
卷八十六

序

祕演詩集序

歐陽脩

惟儼文集序

歐陽脩

集古目錄序

歐陽脩

梅氏詩集序

歐陽脩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脩

外制集序

歐陽脩

詩圖總序

歐陽脩

慶曆兵錄序

宋 祁

二二七

邯鄲圖書十志序

李 淑

唐鑑序

石 介

祕演詩集序

歐陽脩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

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常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若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

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崒江濤洶湧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惟儼文集序

歐陽 脩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五三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所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

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  
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  
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  
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  
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  
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  
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切恠平生所交皆當  
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  
所稱賢材若不筇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  
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

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  
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  
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  
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  
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  
然邪雖然惟儼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  
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  
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  
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旣已表其墓願爲我  
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旣不用於世其

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集古目錄序

歐陽脩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緝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

三五八

卷之六

四

什

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恠竒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

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恠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梅氏詩集序

歐陽 脩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竒恠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

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  
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  
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  
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  
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  
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  
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  
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  
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  
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 大宋

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  
歟柰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  
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  
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  
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  
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子嘗嗜聖俞詩  
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  
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  
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  
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

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 脩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

三、三

文八、八

仁

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颯



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用其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旣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加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外制集序

歐陽 脩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旣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旣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耶？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

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  
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  
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  
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  
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  
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  
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  
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  
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  
訓敕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  
又修編敕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  
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  
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  
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况得施於  
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  
猶恐不稱而况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  
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  
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  
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  
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

於是錄之為三卷子自直閣下俶直八十始滿不  
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  
五十餘篇云

詩圖總序

歐陽脩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王之際頌聲興焉周之盛德  
之極文王之詩三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繫之周公  
召公為周南召南其八篇為小雅六篇為大雅武  
王之詩六篇四篇為小雅二篇在召南之風成王  
之詩五十三篇其十篇為小雅十二篇為大雅三  
十一篇為頌是為詩之正經其後二世昭王立而

三篇五

文鑑八十六

十

三十一

周道微闕又六世厲王政益衰變雅始作厲王死  
于彘天下無君周公召公行政謂之共和凡十四  
年而厲王之下太子宜臼遷于洛邑號東周周之  
室益微而平王之詩貶為風下同列國至於相莊  
而詩止矣初成王立周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及  
其大夫作詩七篇周之太史以為周公詩主道幽  
國公劉太王之事故繫之幽謂國變風而諸侯之  
詩無正風其變風自懿王始作懿王時齊風始變  
夷王時衛風始變次厲王時陳風始變厲王崩周  
召共和唐風始變次宣王時秦風始變至平王時

鄭風始變。惠王時曹風始變。陳最後至。項王時猶有靈公之詩。於是止矣。蓋自文至頃凡二十世。王澤竭而詩不作。今鄭之詩次比考於舊史先後不同。周召王函皆出於周。邶鄘合於衛。檜魏世家絕其可考者。七國而已。陳齊衛晉曹鄭魏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函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函此今詩之次第也。考其得封之先後為國之大小與其詩作之時皆失其次說者莫能究焉。其外魯之頌四篇商頌五篇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

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詩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法。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夏矣。康成所作詩譜圖自共和而後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圖亡。今略準鄭遺說而依其次序推之。以見前儒之得失。今既依鄭為圖。故風雅變王與其序所不言而說者推定世次。皆且從鄭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見焉。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首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

凡軍有額居有營有常廩有橫賜四曰民兵農之  
健而材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爲之數有部曲無  
營壁闕者輒補歲一閱焉非軍與不得擅行此國  
家制軍大抵如此然兵無常帥帥無常鎮權不外  
假力不它分此其所以維萬方憺四夷鼓行無前  
而對天下者也慶曆五年今參預貳卿濟陽丁公  
以壯猶宿望進使樞密惟是本兵柄按軍志無不  
在焉而叢分几閣非甚有紀公乃搜次首末鉤考  
纖微掇其攻守戰者爲禁兵民兵兵錄五篇合羣  
曹所分摛諸條所隱彙而聯之部分班如也離而

件之區處戰如也彌衆而易見愈詳而不繁雖伍  
符猥并邊瑣曲折歲列廢置月比耗登披文指要  
坐帷而判蓋簡稽之決要蒐乘之總凡錄成乃上  
於官且俾叙作者之意謹按軍篇之首公各述所  
由前創後因聖繼神承既有第矣近衛別錄示有  
尊也餘軍弗載略所緩也文約事明成一王法惟  
公達練多聞以忠力自結於上處機宥不周歲擢  
貳鉉台曝誠明翊權綱有德有言天子之寶臣與

邯鄲圖書十志序

李

淑

儒籍肇劉略荀薄王志阮錄沆元母廼備士大夫

取其一君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三百一十一篇亡者六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慶曆兵錄序

宋 祁

世之言兵者本之軒轅時書缺有間矣夏商以來乃能言之緣井田作乘車即鄉爲軍因田爲蒐周法則然外制郡國內彊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軍混兵於農使士皆土著有格死無叛上唐法則然然晚周力分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六國相軋而亡漢衰權假彊臣其弊勢侷則疑力寡則隨故僭邦鼎峙而立唐季亂

生置帥其弊樂姑息厭法度故羣不逞糜潰而爭由是觀之始未嘗不善而後稍陵遲也宋興剗五姓餘亂一天下之權僭藩納地梗帥嬰法經武制衆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隸焉卒之銳而票者充之或挽彊或蹋張或戈船突騎或投石擊刺故處則衛鎮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隸焉卒之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持兵唯邊蠻夷者時時與禁兵參屯故專於服勞閒亦戍更三曰役兵羣有司隸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技業壹事專故處而無更

藏家者唯吳齋著目。唐季兵燬墳典散落。帝宋  
戢戈講道。薦紳靡然。編摩校輯。歲月相踵。予家高  
曾。以還。力弦誦。馬蹄間重明尚文。素風不衰。肆中  
山公奮黉舒光。翊宣通謨。狷者賴清白之傳。冠而  
並班。傳遊載筆。兩朝禁清圖史。號令策牘。吁俞演  
暢。伊延閣廣內。幽經祕篇。固殫見悉。索之中。敕辨  
次甫。事麾去。大抵官書三萬六千二百八卷。訂開  
元見目。什不五六。宗文日剝去五千餘。猶淺末。標  
剽名臣舊族間所獲。或東觀之闕。繇是知世書尚  
存。購寫弗競。豐社舊藴。斷鱗不倫。中山官南始復

論補逮于刊綴。彌三十載。會請養玉堂。挾私褚外  
內經。合道釋書。畫得若干。離十志五十七類。總八  
目。几檯題表。參准昔模。緗素枕籍。點兼古語。有貳  
本者。分貯旁格。柳氏長行。後學之別。歟噫。予門從  
著作水部。贊善洪州。四世而及。中山鄙夫。承之施  
爾。朋圭芻泊。彙蒙謙輩。冠蓋八葉。駸系汝曹。善承之  
肆守之母。為勢奪。母為賄遷。書用二印。取朋家所  
以記封國。詔世代。東都永寧有館。第西都履道有  
園。齋為退居。佔畢之玩。既志之序之。識迂拙耽賞  
之。自後日。紬續追紀左方。

唐鑑序

石介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為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為鑑故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鑑臣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甚矣武氏變唐為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

三六四

文選八十一

十五

正

潛謀逆亂揚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茂憲宗被陳慶之弒逆昭宗為季述之囚辱臣眇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為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為之也陳慶之弒則皇甫鎛為之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官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盧杞裴延齡則亂憲宗始用裴度則治終用皇甫鎛則



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女后  
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  
穆文武宣懿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  
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臣  
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  
事迹各類集作五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  
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  
側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絕僅能至於  
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爲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  
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姦臣則國  
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于子傳于孫可至千萬世  
豈止齷齪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 明主  
戒之

二五八

十一

正

皇朝文鑑卷第八十六卷



